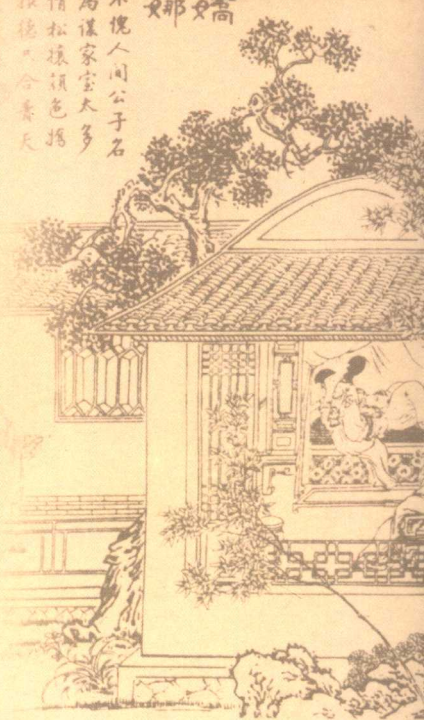


高文卿

不愧人間公子名
為謀家室太多
情松猿韻色揚
韻德合素天



聊齋 写作艺术鉴赏

雷群明 著

齋

嬰甯

拈花微笑款傾
城情到亦時轉
不惜一味天真
何獨漫只宜
呼作太慈生



學林出版社

高安郡
不愧人司公子石
為謀家室太多
增私其目志操

雷群明 著

聊斋写作艺术鉴赏



学林出版社



聊齋

聊齋志異新編
不備一補大具
何國漢評
呼作大觀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聊斋写作艺术鉴赏/雷群明著. —上海:学林出版社,
2006.12

ISBN 7-80730-187-2

I. 聊... II. 雷... III. 聊斋志异—文学研究
IV.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0551 号

聊斋写作艺术鉴赏



作 者——雷群明 著

责任编辑——吴耀根

封面设计——周剑峰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
照 排——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刷 刷——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 本——889×1194 1/32

印 张——11

字 数——29 万

版 次——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3 300 册

书 号——ISBN 7-80730-187-2/I·38

定 价——22.00 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

作者简介

雷群明，1940年10月10日生，湖南省耒阳市哲桥石塘冲里人。1959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，为赵景深先生的元明清文学史专业研究生。1968年6月分配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任编辑，一年后为上海市出版局机关工作人员。1981年2月起，在学林出版社工作，先后任编辑、副总编辑、社长、总编辑，2002年1月起调任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。

业余时间从事文艺理论、散文、杂文及编辑出版方面的写作，先后出版有《聊斋艺术谈》、《韬奋与出版》（与人合作）、《中国古代童谣赏析》（与王龙娣合作）、《聊斋艺术通论》、《古代文言小说精华》、《蒲松龄与聊斋志异》、《微型书论》、《心路历程》、《明代散文》、《编辑修养十日谈》、《编辑应用写作》、《中国古代童谣（图文本）》（与王龙娣）等著作和一些文章。

前 言

蒲松龄(1640—1715)的《聊斋志异》(以下简称《聊斋》),是我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。当它尚在稿本阶段时,就已经口耳相传,不胫而走了。1683年,唐梦赉就说过:“向得其一卷,辄为同人取去。”自从乾隆三十年(1765年)湖南王氏刻本和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浙江赵起杲的青柯亭本正式刊行之后,抄刻流传,更加广泛;评论注释,代不乏人。1818年,冯镇峦即有“柳泉《志异》一书,风行天下,万口传诵”之说,1824年,段麴说他“自髫龄迄今,身之所经,无论名会之区,即僻陋之室,靡不家置一册”。可见流传之广和受欢迎的程度。现在它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熟悉,而且已经获得了国际的声誉,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、荷、比、挪威、瑞典、捷、罗、波、匈、保、俄、越、朝、日等十多种外国文和我国满、蒙等少数民族文字,受到欢迎和高度评价。

评论界对于《聊斋》,历来是推崇者多,贬抑者少。最早的《聊斋》评论家王渔洋读了手稿本,就大为赞赏,据说还表示愿意出3000两银子买下稿子来代为刊刻印行呢。后来,许多评论家更是交口赞誉,称其为“空前绝后之作”,“文笔之佳,独有千古”,认为“当代小说家言,定以此书为第一,而其他比之,自桧以下”等等。值得注意的是,几乎所有的人都从写作艺术的角度肯定了《聊斋》的价值。有的说:“《聊斋志异》一书,为近代说部珍品,几乎家弦户诵,甚至用为研文之助。”(《负暄絮语》)有的说读了《聊斋》后,“为文之法,得此益悟”。(但明伦《聊斋志异·序》)有的说,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“《聊斋》

热”：“士有口，道《聊斋》；士有目，读《聊斋》；而士之有手与笔者，亦莫不唯《聊斋》之文体是效。”（《聊斋全集·序》）有的说，《聊斋》是“诸法俱备，无妙不臻”。（冯镇峦《读〈聊斋〉杂说》）即使对《聊斋》颇有微词的纪昀、俞樾等人，也不得不承认《聊斋》是“才子之笔”，“藻绩，不失为古艳”。

这种空前的“《聊斋》热”所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文坛上仿《聊斋》之作蜂起，除直接以《后聊斋志异》、《女聊斋》、《聊斋志异续编》、《聊斋志异拾遗》标明其效《聊斋》者以外，还有大量公开声明学《聊斋》的作品，如沈起凤的《谐铎》、和邦额的《夜谭随录》、长白浩歌子的《萤窗异草》、管世灏的《影谈》、冯起凤的《昔柳摭谈》、邹弢的《浇愁集》、黍余裔孙（屠绅）的《六合内外琐言》（又名《瓊蛸杂记》）、王韬的《遁窟谰言》、《淞隐漫录》、《淞滨琐话》、宣鼎的《夜雨秋灯录》等等，它们往往只效《聊斋》的“笔法”，而没有蒲松龄的深刻思想和深厚功力，结果大多只落得无病呻吟、无人问津的下场。袁枚的《新齐谐》（原名《子不语》），有人认为可以与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鼎足而三（志希《今日中国之小说界》），其实，它也是学《聊斋》而成绩不好的作品。

论者把清代文言小说分为“学唐”派与“学宋”派，认为《聊斋志异》近唐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近宋（金武祥《陶庐杂忆》）。其实，“学宋”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及学它的作品也是间接受到《聊斋志异》的影响与冲击的结果。他们自知蒲松龄的“才子之笔”无法企及，做不到“燕昵之词，嫵狎之态，细微曲折，摹绘如生”，便转而走所谓写实、说理的路，实际上，就是因为感受到了《聊斋志异》的无形压力。

“《聊斋》热”的影响之二是其他文艺形式的大量移植、改编。由于作者自己有把《聊斋志异》故事改编成俚曲的成功尝试，在作者身后，据此书改编的戏曲、电影和电视片一直绵延不绝。193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的《中国俗曲总目稿》中，已收有《如玉》、《庚娘》等12个剧目；傅惜华编的《北京传统曲艺总录》收有《聊斋》题材的曲目43本；据陶君起编的《京剧剧目初探》，其中据《聊斋》

改编的京剧就有《庚娘》、《林四娘》等 40 种之多。据纪根垠统计,截至 1980 年为止,1949 年以前,据《聊斋志异》改编的戏曲剧目包括京剧、川剧、河北梆子、秦腔、昆曲、婺剧、吕剧、滇剧、莆仙戏等共有 94 种,1949 年以后改编的有 13 种;1922—1947 年据《聊斋志异》改编拍摄的电影有《孝妇羹》(《珊瑚》)、《清虚梦》(《劳山道士》)、《胭脂》、《马介甫》、《莲花公主》、《田七郎》、《恒娘》、《莫负青春》(《阿绣》)等 9 部,1961—1980 年拍的电影有《姐妹易嫁》、《花为媒》(《寄生》)、《胭脂》、《一只鞋》(《毛大福》)、《画皮》、《游山盟》(《连琐》)、《辛十四娘》、《小翠》等 8 部。

“五四”以来的一些评论也称赞了《聊斋》写作艺术技巧的高超。鲁迅在上世纪 20 年代写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就指出,《聊斋》是当时同类“专集之最有名者”。解放后,我国著名的作家郭沫若、茅盾、田汉、周立波、孙犁等人,也对《聊斋》作过很高的评价。

毛泽东同志曾经谈到向古人学习借鉴的重要性,我觉得这种借鉴应该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两个方面,而其艺术上的成败得失,是一份更加值得继承并加以研究的宝贵遗产。本书选择的就是这样——一个角度,主要从鉴赏的角度,谈一些《聊斋》写作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,也涉及一些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。譬如为了使读者对蒲松龄和他的其他著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,本书对蒲松龄的生平和《聊斋》以外的诗词、散文、俚曲、杂著等作品,也作了简要的介绍。希望它们会有助于对《聊斋志异》写作艺术的理解。为了避免大块文章吓人,每篇题目都比较小,集中谈一个问题,三五千字,力求深入浅出、生动活泼一些,使文章本身也有一点“艺术性”,让读者读起来不至于觉得枯燥乏味。

另外,有四篇对《聊斋》名篇作整体鉴赏的文章和一篇有关蒲松龄晚年诗歌的文章,前者是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写的广播稿,后者是在《蒲松龄研究》上发表的论文,对认识蒲松龄的思想和写作艺术有一定作用,所以,也收入本书,供读者参考。

本书引用的《聊斋》主要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的“三会本”,参以

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的《蒲松龄全集》本,其他蒲氏著作均取自《蒲松龄全集》。因引文过多,未一一注明出处,希望读者鉴谅。

本书不当之处,欢迎批评指正。

雷群明

2006 年 6 月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幸与不幸交织的一生	
——蒲松龄的复杂人生阅历	1
假借狐鬼抒“孤愤”	
——《聊斋》的思想内涵	12
一面特殊的镜子	
——《聊斋》与生活的关系	29
短的“秘诀”	
——《聊斋》对短篇小说特点的把握	35
有个性才有生命	
——《聊斋》人物塑造之一：个性	41
以情动人	
——《聊斋》人物塑造之二：感情	48
人物的形与神	
——《聊斋》人物塑造之三：表里	54
深入内心世界	
——《聊斋》人物塑造之四：心理	60

置之死地而后生

- 《聊斋》人物塑造之五：矛盾 66

好事多磨

- 《聊斋》人物塑造之六：情节 71

细节不细

- 《聊斋》人物塑造之七：细节 77

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

- 《聊斋》人物塑造之八：巧合 84

叶绿花更红

- 《聊斋》人物塑造之九：环境 89

准确·精练·传神

- 《聊斋》人物塑造之十：语言 94

“离离奇奇,无限经营”

- 《聊斋》构思艺术之一：层次的安排 100

“诸法俱备,无妙不臻”

- 《聊斋》构思艺术之二：结构模式的选择 106

变化无穷的“三角”

- 《聊斋》构思艺术之三：多角关系的处理 112

“幽幽曲曲,乍断乍续”

- 《聊斋》构思艺术之四：伏笔与照应 117

“层见迭出,变化不穷”

- 《聊斋》构思艺术之五：同中之异 123

多样化的“亮相”

- 《聊斋》构思艺术之六：人物出场的艺术 128

不写之写

- 《聊斋》构思艺术之七：借力的运用 134

“水佩风裳,剪裁入妙”

- 《聊斋》构思艺术之八：剪裁的艺术 140

以对比谋发展

- 《聊斋》构思艺术之九：对比的运用 148

凤头与豹尾

- 《聊斋》构思艺术之十：开头与结尾的艺术 154

“寓意处全无迹相”

- 《聊斋》主题思想的表达 160

“驰想天外，幻迹人区”

- 《聊斋》的幻想 166

“葫芦不屑依样描”

- 《聊斋》的独创性 172

“文贵肖题，各从其类”

- 《聊斋》的拟人化手法 178

化平淡为神奇

- 《聊斋》对日常生活素材的处理 183

含泪的笑

- 《聊斋》的讽刺艺术 189

勇气与才气

- 《聊斋》的“暴露文学” 196

“叙事简净，用笔明雅”

- 《聊斋》的“微型小说” 202

“有意作文，非徒纪事”

- 《聊斋》的“报告文学” 209

一条独特的“尾巴”

- 《聊斋》中“异史氏曰”的艺术功用 214

“不应该那么写”

- 用比较法学习《聊斋》 221

“虽为末学，尤务多闻”

- 《聊斋》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 227

“十八般武器,件件皆能”

- 《聊斋》中兄弟艺术对小说的渗透 232

思想的闪光

- 《聊斋》中的哲理性警句 239

在复杂的现象背后

- 《聊斋》作者世界观的矛盾 244

用鲜花和笑容塑造的女性形象

- 谈《婴宁》 250

一个改邪归正的可爱形象

- 谈《聂小倩》 257

“美”在于心灵

- 谈《瑞云》 263

“人化”的仙女形象——翩翩

- 谈《翩翩》 269

4

〔附录〕

- 蒲松龄的诗、文、俚曲及其他著作 275

- 蒲松龄晚年的诗歌 309

- 历代有关《聊斋志异》的主要评论及史实材料摘编 318

- 后记 340

幸与不幸交织的一生

——蒲松龄的复杂人生阅历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不少作家有着传奇式的生平，丰富、复杂的经历。比较起来，蒲松龄的一生要平凡、简单得多。虽然如此，却也交织着幸与不幸。

蒲松龄生于明末清初，经历了复杂而激烈的社会动荡，造成了他生计的困窘，但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；他青年时期在秀才考试中脱颖而出，但此后却屡困场屋，使他无法进入官僚阶层，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作家；他长期坐馆，身居下层，个人饱尝辛酸，倒使他与下层劳动人民呼吸相通，有充分的资格充当他们的代言人。总之，他个人经历的这些挫折与不幸，为他进入中国文学史上的最高艺术殿堂创造了条件，又何其幸也！

蒲松龄于明崇祯十三年(1640)四月十六日生于山东淄川县满井庄(今蒲家庄)。其先祖可考者为元代总管蒲鲁浑、蒲鲁仁，为“般阳土著”，故有人认为蒲松龄应是蒙古族人，也有人称之为回族、女真族人。

蒲松龄的父亲蒲槃，字敏吾，“少肯研读，文效陶邓，器识超远，淹博经史”(路大荒《蒲柳泉先生年谱》)，但到20多岁时，还没考上秀才，加上明末战乱，便愤而弃文经商，家称小康。为人不求闻达，乐善好施，到了晚年，连举四子，生活则日见艰难，以至于“不能延师，唯躬自教子”(蒲簪《柳泉公行述》)。几个孩子中，蒲松龄天资聪明，“经史皆过目能了”(同上)，最受蒲槃钟爱。他把自己科举失意的痛苦埋于

心底,精心培育孩子,希望蒲松龄能踏上仕宦坦途,搏取功名,实现自己的未竟志愿。

蒲松龄的少年时代,是一个充满血与火的时代。腐败的明王朝在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,迅速瓦解,北方崛起的满族统治者依靠武力逐渐南侵,不久即取明而代之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清朝。

清王朝在巩固自己政权的过程中,恩威并用,一方面以武力先后消灭各起义军和残余的南明王朝势力;一方面采取笼络汉人的各种怀柔政策,其中包括从明王朝继承过来的开科取士制度,使天下之士尽入其彀中。可怜的读书人无路可走,只得以努力应试为“正途”了。蒲松龄虽称不上“遗少”,但毕竟经历过两个王朝,幼小心灵中的这些烙印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多少看得出一些影子。特别是发生在他家乡的谢迁起义,曾波及他的居住地,受到他父亲及叔叔的抵抗,不能不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蒲松龄从小跟父亲读书,虽没有受教于学府,但经史子集,诗词曲,却无不打下扎实的基础。由于身处乡间,还造成了他对乡土文学及农村实用书的巨大兴趣。他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很好的方言俚曲及一大批面向农村的启蒙读物,是与他的这种独特经历分不开的。

蒲松龄在16岁之前,父亲便给他订了亲,对象是“文战有声”的刘国鼎的次女。16岁那年,民间盛传顺治皇帝“将选良家子充掖庭,人情涌动”,刘国鼎担心女儿被选进深宫,便提早将女儿送到婆家;过了两年,蒲松龄18岁时,才正式结为夫妻。刘氏为人温和谨慎,朴讷寡言,颇得婆婆欢心,但遭到妯娌的非议,以至于蒲松龄的父亲不得不让几个儿子分家,自立门户。在财产分割上,松龄夫妇大概比较老实,所以甚是吃亏:分到20亩薄田,“岁歉”时只能收“菽五斗,粟三斗”,杂物器具好的被兄弟抢去,住房是“兄弟皆得夏屋,曩舍闲房皆具;松龄独异:居惟农场老屋三间,旷无四壁,小树丛丛,蓬蒿满之”(《述刘氏行实》)。但是,刘氏安贫乐道,勤俭治家,使蒲松龄在家无冻馁之苦,出外无后顾之忧,堪称是知心的贤内助。他一生文学有

成,《聊斋》能取得如此成就,刘孺人功不可没。

青年蒲松龄,年少气盛,刻苦努力,经、史、诗、文之外,对于当时的科举科目,自认为也是烂熟于心;加之新婚燕尔,自然春风得意。19岁参加秀才考试,在淄川县、济南府、山东学道的三场考试中,连连夺冠,补博士弟子员,从此“文名藉藉诸生间”。主考官施闰章爱才如命,对蒲松龄的才气大为赞赏,认为他的文章“直足以维风移俗”,而且“观书如月,运笔如风,有掉臂游行之乐”。而蒲松龄对于这位赏识他的主考官的文才人品也极为推崇,在他后来写的《胭脂》小说中,曾这样说道:“愚山先生(按:即施闰章)吾师也。方见知时,余犹童子。窃见其奖进士子,拳拳如恐不尽;小有冤抑,必委曲呵护之,曾不肯作威学校,以媚权要。真宣圣之护法,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。而爱才如命,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。”

可惜,封建社会里,像施闰章这种“爱才如命”的有权势人物太少了,致使像蒲松龄这样的青年终于升不上去,无法施展其才能,实现其抱负。在秀才考试中夺得三连冠的蒲松龄,曾经踌躇满志,自以为蟾宫折桂,指日可待。第二年,与张笃庆、李希梅、王鹿瞻等结“郅中诗社”,希望“由此学问可以相长,躁志可以潜消,于文业亦非无补”(《郅中社序》)。但此后,尽管他刻苦钻研制艺,仍是“如棘闱辄见斥”,文战屡屡不利,直到撒手人寰,仍是个白衣秀才。这是他个人的不幸。但正是这种不幸,刺激了他走上了另一条路,开始注意搜集、整理和创作他的《聊斋》,这又是文坛之大幸。

蒲松龄在秀才考试中连连夺冠之后,可能就成了父亲的“重点培养对象”,免除了他的农作任务,让他“一心只读圣贤书”。这种特殊的待遇,在兄弟之间或许不至于有所非议,但妯娌之间,未免生出许多叽叽喳喳的问题,以至于冢妇与娣姒若为党,“时以虚舟之触为姑罪,嗷嗷者竟长舌无已时”(《述刘氏引述》),从而导致了分家。分家之后,“薄产不足自给,故岁岁游学,无暇治举子业”(蒲箬:《柳泉公引述》)。不久,父亲病逝,更如雪上加霜,使他的日子越发难过。

在考取秀才以后直到31岁去做宝应县令孙蕙的幕僚之前这10

多年间,蒲松龄的事迹难于稽考,据蒲簪等的《祭父文》云:“若夫家计萧条,五十年以舌耕度日,……而东西师生三十年,……无过于刺史毕先生家。”蒲松龄70岁才结束西铺坐馆生涯,按“五十年以舌耕度日”的说法,那么应是从20岁左右便开始了他的“游学”生涯。这种游学,很可能是与一些富裕人家的子弟一边读书,一边做些文字工作,换取一定的报酬。据袁世硕考证,在进入毕家之前,蒲松龄可能还曾在沈燕及、李希梅、王八垓家“游学”过^①,应该说是合理的。

在家计十分艰难的情况下,蒲松龄“无暇治举子业”,也许是没有参加乡试,也许是匆忙准备后去参加结果落选,而这又加剧了他的穷困。直到康熙九年(1670)他31岁那年,生活才出现了一线转机。这一年,比蒲松龄大8岁的同乡孙蕙到江南宝应县当知县,特邀他去做幕僚,专司文书笔札。这种差使较之坐馆,报酬无疑要优厚得多,名声也好听一些,但对蒲松龄来说,他一生中这唯一的一次南游和幕僚生涯,却是他深入认识社会的最好契机。

蒲松龄于康熙九年夏秋之交动身去宝应,第二年秋天辞幕回故里。虽不过一年多时间^②,但对他的一生以及他的《聊斋》创作的影响却是至为重要的。

县衙门是官场的缩影。作为县令的孙蕙几乎什么都要管,而且他还兼任了漕官、驿官的差使,送往迎来,应付上面的来人,有如“声使”,“婢膝奴颜,则状同伏鼠”;同级官僚,有趁灾荒贱买小姑娘为妾的淫棍,有企图私吞漕米、驿马的贪官;下面的土豪劣绅,有依仗势力鱼肉乡民并不把县令放在眼内的恶棍等等。因为孙蕙都要蒲松龄这个高级幕宾代为应对,只能把事情真相和盘托出。这就使他对吏治的黑暗,人民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。《聊斋》中那些揭露官场黑暗、官吏鱼肉百姓的名篇,如《梦狼》、《席方平》、《红玉》等等,之所以写得那样生动,那样有血有肉,与作者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。

① 参见袁世硕《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》,第26—49页。

② 蒲松龄《伤刘孔集》诗有“千里莲花幕,连床经岁余”之句。

一年多的南游，蒲松龄除了宝应外，还随孙蕙去过高邮、扬州等地；另外，还途经了不少地方，饱览了大自然的美丽风光，阅尽人间的冷暖。同五花八门的人打交道，为他写作的仓库增添了许多素材。如他南下途中经沂州时，因避雨住进一家旅店，与一个名叫刘子敬的人抵足长谈。刘向他讲了一个动人的鬼狐与人的恋爱故事，并送给他王子章撰写的万余字的《桑生传》，他便据此写成了动人的名篇《莲香》。

蒲松龄究竟何时开始动笔写《聊斋》，没有明显的资料作证，但南游前后至少是他创作的一个高潮应是没有疑问的。从现存的《南游诗草》以及《聊斋》的一些故事来源看，他这一段时间忙于搜集、整理、改写、创作《聊斋》的许多故事。在他南下途中，有诗云“途中寂寞姑言鬼，舟上招摇意欲仙”（《途中》），显然是与同行的旅人谈论他的《聊斋》故事。在宝应做幕僚期间，有一次收到一封家书，有感而发给孙蕙、刘孔集写了一首诗，诗中说道：“新闻总入狐鬼史^①，斗酒难消磊块愁”（《感愤》），则更具体提到了他已经在做把听来的故事整理加工成书的工作。《聊斋》也许最初作者就是想取名为《狐鬼史》的（作者在许多作品后面的议论都叫做“异史氏曰”，似乎也透露了这种消息），大约后来才改变了主意。

幕僚生涯使他来回两次长途跋涉，中间又随孙蕙去过其他城市，这就大大增加了他接触生活的广度；在代孙蕙处理政务的过程中，又极大地锻炼了他的思想深度。而这些，正是他能创作好《聊斋》的重要条件。没有这次南游的幕僚生涯，蒲松龄的创作肯定是要逊色不少的。

康熙十年（1671）秋，蒲松龄急着要回家，主要是想参加第二年的乡试，希望能够走上中举做官之路。他在这年八月参加觉斯、鑫斯两侄的邀饮时写了一首诗：“羁旅经年清兴减，消磨未尽只雄心”（《八月新归，觉斯、鑫斯两侄邀饮感赋，得深字》），显然是对中举做官的“雄心壮志”仍抱有希望和信心。一方面对自己的才学满怀信心；另一方

① “狐鬼史”原为“夷坚志”，此据清抄本《聊斋偶存本》。